

俄語教學與研究叢書

介紹彼什可夫斯基的 語法體系

〔蘇聯〕伯恩施坦著

.653
10

時代出版社

“俄語教學與研究”叢書之五

介紹彼什可夫斯基的語法體系

〔蘇聯〕 伯恩斯坦著

張會森 宋嗣喜 丁 昕譯

“俄語教學與研究”編輯室校

時 代 出 版 社

1959 年 · 北京

Сергей Бернштейн

Основные понят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
в освещении А. М. Пешковского

內 容 提 要

这篇文章原名“彼什可夫斯基所阐述的语法基本概念”，是彼什可夫斯基所著“俄语句法的科学阐述”一书第六版的序言。作者伯恩斯坦在文中全面地介绍了彼什可夫斯基语法学说发展的过程，他所承受的弗尔阔纳多夫、波铁布尼亚与沙赫马托夫等语法大师的影响，并正确地指出了彼氏著作的优缺点。这篇文章是研究彼氏著作的一个重要参考材料。

彼什可夫斯基的语法学说不仅在俄语研究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而且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所以这篇文章除了俄语工作者需要阅读外，对汉语工作者、普通语言学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俄语教学与研究”丛书之五

介绍彼什可夫斯基的语法体系

(苏联)伯恩斯坦著 张会森等译

时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45号

(北京市布胡同10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市书刊印刷厂印刷 北京宝丰印刷厂装订

1959年6月北京初版 195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4/16 字数：51千字

印数：1-2,500册 定价(10) 0.30元

彼什可夫斯基(1878—1933)的著作“俄語句法的科學闡述”，是俄語句法研究史上的一塊里程碑。在俄語語法文獻中它佔據着極其重要的地位——它與布斯拉也夫的“歷史語法”、波鐵布尼亞的“俄語語法筆記”、奧符夏尼柯-庫里柯夫斯基的“句法”、弗爾圖納托夫的“比較語言學”、沙赫馬托夫的“俄語句法”齊名。儘管這部著作的原始論點是錯誤的，但它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富有現實意義，並將長期地繼續成為俄語教師的必不可少的參考書。

彼什可夫斯基的“俄語句法”是作者的第一部與主要的科學著作。俄國教育界曾長期地緊張地尋找使學校語法教學與科學語法接近起來的途徑，就在這個長久的尋找過程的末期出現了這部著作。當時在中學里語法這門課程的教學狀況很不能令人滿意，這種不能令人滿意的教學狀況，在好多年的過程中曾不斷被大學俄語界的代表人物們所指出。弗爾圖納托夫院士在1903年召開的俄語教師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對學校語法提出了內容極為廣博的批評，指出了語法教科書的落後性，他說，這些教科書，“大家知道，基本上是：模倣那些遠在人類語言的科學研究出現以前問世的著作。”^①在同一代表大會上，謝爾巴証明說，

① 見弗爾圖納托夫著“論中學俄語語法教學”，“軍事學校俄語教師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刊，聖彼得堡，1904年版，第332頁。這篇文章也刊載於“俄羅斯語言通報”，1905年第二冊上。這裡和下面的引文是取自“代表大會會刊”，而且文題我們採用了簡稱形式，“論語法教學”。

“現行的俄語語法書完全不中用。”^①

博杜恩·德·庫爾得納教授在他整個四十年的大學教學活動中曾與改革學校語法教科書進行鬥爭。“這些教科書，——他在自己的講義中寫道，——是在概念完全混淆的基礎上編寫成的，因之它們就只會加深充實了學生頭腦的紊亂，或者帶來新的混亂……在給這些頭腦添加‘正確的科学食糧’之前，首先就要對這些頭腦進行徹底的清洗和消毒，消除學生們在八年學習期間頭腦中所塞滿的全部垃圾。”^②庫德里亞夫斯基教授也以同樣的精神發表了意見，只是措詞較為溫和：“在語法方面，——他寫道，——在學府里必須粉碎聽課者從中學帶來的那些觀念。顯而易見，學校語法跟科学語法之間的聯系斷裂了，它們之間幾乎完全不存在什麼聯系”^③。

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一系列編著新參考書（一部分直接為了中學用，一部分為了“自學”和教師用）的嘗試。其中就包括彼什可夫斯基的“俄語句法的科学闡述”。此書的第一版於1914年問世。這部著作是出自一位中學教師的手筆，是著者教學活動的產物”。^④按著者自己的話說，這部著作是：“一位教師為教師們寫的，具有教學目的”^⑤（書名本身就已暗示出這種意圖——“俄

① Л. Б.謝爾巴：“論作為教學科目的語法的輔助意義與獨立意義”，“代表大會會刊”，第19頁。

② 博杜恩·德·庫爾得納：“語言學引論”，第五版，彼得格勒，1917年石印版，第3715頁。

③ 庫德里亞夫斯基：“學校語法与科学語法”（刊于諾維科娃的小冊子“俄語指南”中，聖彼得堡，1910，第1頁）。參看彼什可夫斯基：“學校語法与科学語法”，莫斯科，1914年版（第一版）第10—11頁（或1918年的第二版第43—44頁）。

④ 請看“俄語句法的科学闡述”第一版著者序言。

⑤ 彼什可夫斯基：論文集“本族語教學法、語言學、修辭學”，列寧格勒，1925年版，第77頁。本文後面再引用該書時，書名簡作“論文集”。

語句法的科學闡述”)。由於本書文字極其通俗，書中充滿着細致的與精確的觀察，並善于把讀者引入對活的語言材料所進行的語法研究的过程之中，所以彼什可夫斯基的這部著作稍後在學校教學範圍內得到了強大的反響。而且它在俄語科學語法的發展上，也是起了卓越的作用。為了說明這一著作對於繼起的研究者們的意義，只消舉出如下一個事實就足够了：沙赫馬托夫院士在1916年進行寫作“俄語句法”的準備工作時，他首先確定了自己對彼什可夫斯基這部著作的看法。^① 科學院授予著者以獎金這一事實也證明了這本書的科學價值。

2.

彼什可夫斯基的這一著作，不僅在敘述的形式上，而且在內容上跟傳統的学校語法有一系列本質上的區別。我們不擬把這些區別做一番詳盡的列舉，這裡只談其中幾點。

人們都責難學校語法混淆了語言範疇和邏輯範疇，混淆了語法關係和語言中沒有在形式上表現出來的關係。^② 這種混淆首先表現在詞類與句子成分的分類上。例如，人們不止一次地指出代詞與數詞乃是根據意義特征划分出來的詞類，而按照形

① 請看“沙赫馬托夫”一書，科學院出版（“各科知識史綱”，ⅤⅥ），列寧格勒，1930，第170頁。關於彼什可夫斯基這部著作對沙赫馬托夫的观点體系的直接影響（但絕不是在整個結構上）請參看我的論文“沙赫馬托夫所闡述的句法基本問題”（刊於“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語言與文學部通報”第25卷，1920年版，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227—233頁。

② 請閱奧符夏尼柯-庫里柯夫斯基著，“俄語句法”，第二版，聖彼得堡，1912，附錄，第312—320頁。（我們住後再引用該書時，書名簡作“句法”）；弗爾圖納托夫著“論語法教學”，第387及以後各頁；庫德里亞夫斯基著“學校語法與科學語法”。參閱彼什可夫斯基著“學校語法與科學語法”，莫斯科，1914。（第一版，著者的“俄語句法的科學闡述”一書的附錄，）第15—18頁，第二版，莫斯科，第49—53頁。

式特征来看,它們或者是跟名詞,或者是跟形容詞相吻合,因此不能把它們跟那些具有特定的形态特征的詞类置于一列。例如,“按問題”分析句子导致了任意地把用名詞的同一間接格表示的次要成分划分为补語(如 *Вижу гусей*)与定語(如 *гусей крикливых караван*)。这种或那种問題的提法的任意性导致了句法分析中的各自为是。无怪乎索伯列夫斯基教授在其講义中說:恐怕找不到两名这样的俄語教师,他們互为对方做句法分析而对方能給及格分数。^① 彼什可夫斯基把詞类的分类完全建基于形式特征上,并使句子成分的分类严格地适应于詞类的分类和語法形式的体系。他这种做法大大地便利了句法分析,并消除了由于使用“意义”方法而可能产生的各自为是的现象。

把句子看做和邏輯判断一样的这种邏輯观念,在語法中还表现在下面一类的論断上,如認為句中可以有所謂“意念”中的系詞(用動詞 *быть* 的現在时形式表达)。^② 在彼什可夫斯基的“俄語句法的科学闡述”中,这些不符合語言实际的假說被代之以比較令人滿意的解釋。

由于混淆了邏輯范疇与語法范疇,在学校語法中把表达同样的邏輯关系的語言形式等同起来的情形,就很为广泛。例如,形動詞短語被看成“簡化的从屬句”。彼什可夫斯基在这方面也

① “軍事学校俄語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刊”,圣彼得堡,1904,第58頁。对于学校中“按問題”的句法分析,Д.И. 烏沙柯夫在他的“語言科学簡論”(第一版于1913年在莫斯科問世)一書的§98中,給予了比較詳尽的批評。此外并請參看彼什可夫斯基著“学校語法与科学語法”,第一版,第34—40頁,第二版,第73—81頁,以及載于“論文集”中的論文“关于問題的問題”,見該書第43—45頁。

② 俄語 Он студент(他是学生)这一类句子中,在語言中并没有什么系詞,因为現代俄語 *быть* [是]的現在时形式通常是不表达出来的。因此認為 Он студент(他是学生)一类句子中有所謂“意念”中的系詞,乃是受了邏輯的影响,而不是从語言事实出发的。——譯者註

消除了跟科学語法格格不入的观点,采用一种独创的“独立次要成分”(形動詞短語就是其中常見的現象)理論代替了“簡化的从屬句”的學說。

学校語法混淆了描写观点(即描写發展上的現阶段的語言的观点)和历史观点。^①例如,反身動詞的构成要素 *ся* 被解釋成补語,反身代詞的第四格。彼什可夫斯基一方面絕不迴避历史上的解釋,另一方面他又处处提防把那在語言的比較早的时期起过作用的关系,不問时代地轉加于語言的現代状态上。^②

人們責难学校語法只研究書面語言,忽視口語。^③而且即便是在書面語言的範圍內,也仅只是解釋句子的一定的类型,而不提供从語法上闡釋一系列其他表达思想的方法的鑰匙。^④彼什可夫斯基大大地扩展了观察的現象的範圍,他除了古典文学而外,还利用現代文艺作品,報紙語言和口語。

对口語的注意使得彼什可夫斯基注意到了那些只在口語中表現出来而完全被学校語法忽視、甚至在科学語法著作中也很少被注意的語言手段。在口語的这些具有特征意义的特点中首先要指出語調。彼什可夫斯基对这一語法要素給予了特別的注意,并广泛地利用它来解說許許多多的句法現象。^⑤这最明显地反映在前面已提到的关于“独立次要成分”的學說中,他的这

① 請閱弗尔图納托夫著“論語法教学”,第385—387頁。參閱彼什可夫斯基著“学校語法与科学語法”,第一版,第11—14頁,第二版,第44—47頁。

② 參閱“俄語句法的科学闡述”第一版,著者序言。

③ 請閱謝尔巴著“作为教学科目的語法的輔助意义与独立意义”,从19頁开始。

④ 請閱弗尔图納托夫“論語法教学”,第388—389頁。

⑤ 參閱“俄語句法的科学闡述”之第一版著者序言。

一學說成功地發展了波鐵布尼亞的粗略的看法。^①

由上面所說的話中不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所有這些特點全都屬於彼什可夫斯基的著作。發現並廣泛地利用語調來解釋句法現象、擴展語法所研究的現象的範圍、創立“獨立次要成分”的理論。以及最後，更新語法觀察用的語言材料——這些確是彼什可夫斯基個人的功績；但在消除舊的學校語法的上述一系列別的缺點方面，弗爾圖納托夫、波鐵布尼亞、奧符夏尼柯-庫里柯夫斯基以及另外一些語言學家則是彼什可夫斯基的先行者，彼什可夫斯基對於那些問題的作用，只在於他選擇了這種或那種觀念，他所選擇的觀念，部分是以原來的面目，部分是以更為成熟的或改變了的形式出現在他的書中。如果認為他的選擇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是成功的，這也是不對的。批判地評價彼什可夫斯基的學說與闡明其淵源，這就是本文後繼各章的任務。

3.

在彼什可夫斯基的“俄語句法”問世之前，在俄語語法的科學研究中，已經形成了——雖然鮮明程度不同——三個學派。在學校語法教科書中占據統治地位的是“邏輯語法”，這種語法是布斯拉耶夫(1818—1897)^②在俄羅斯的土壤上創立起來的，其淵源是十八世紀後半葉與十九世紀初葉的語法學說。這一學派

① 請看波鐵布尼亞著“俄語語法筆記”Ⅰ—Ⅱ，第二版，哈里科夫，1888年，第103—104頁(關於同位語的“獨立性”)，第117—118頁(對“簡化的從屬句”理論的批評)，第117頁，腳註(關於定語與同位語在“語調”上的區別)。請比較彼什可夫斯基著“論文集”的第93—96頁跟他引用的波鐵布尼亞的話(第94頁)。

② 布斯拉耶夫，“俄語歷史語法試編”莫斯科，1858年，第二版，修訂版，本版及以後各版，書名均標為“俄語歷史語法”，最後一版，即第五版，於1881年在莫斯科刊行。本文中引文的頁數出自第二版第二卷。

的基本特征，一如我們前面已經指出的，是把語法概念跟那些在語言中沒有形式表現的意義混為一談，或者，是對語言的形式方面注意不夠。這一點最明顯地表現在沒有足夠嚴格地區分開句子跟邏輯判斷。舉例說，布斯拉耶夫把主語與謂語跟邏輯判斷的主語與述語等同起來（第9頁），而邏輯判斷跟句子之間的差異，他認為只不过是邏輯判斷的主語與述語可以用語法上的主語與謂語加上次要成分表示出來，而判斷則總是只有兩個成分（第31頁）。由於不加批判地使句子跟邏輯判斷接近，布斯拉耶夫提出了某些實質上並非省略的詞在句中被“省略”的說法，例如，他認為現在時系詞 *есть* 是被省略了，名詞化了的形容詞後面省略了一個名詞（第40頁）。最後，由此也就產生了把表達同一思想的不同的表現形式等同起來的現象，——具體地說，把形動詞短語與不定式短語（帶有從屬不定式的）解釋成“簡化的從屬句”（第57頁、第332頁），或者把名詞置於不定式的位置上，以便解釋不定形式在這個或那個句子中的句法作用（第144頁）。

布斯拉耶夫學說的另一典型特點，乃是區分出按照語法形式或功能劃分詞類的方法與“按照意義”劃分詞類的方法。例如，代詞、數詞與副詞——這是僅僅“按照意義”劃分出來的詞類（第79, 80—83, 84頁）。句子的次要成分也從兩種不同的角度來劃分，而且這種與那種分類法常常彼此互相排斥的結果：例如就“句法作用”來看在句中是補語的詞，“按照意義”看可能是定語或狀語，等等（第27—31）。①

由此可見，以布斯拉耶夫為代表的俄國語言學中的邏輯學派對語言與思維的統一問題的態度極為幼稚，他們顯然不理解

① 由上章所述可以清楚看出，學校語法破壞了布斯拉耶夫的這種兩分法，而只“按意義”分類。後來的“形式語法”採取了相反的作法。

這一問題。^①

在俄國語言學中，有兩個以心理學為依據的別的學派與邏輯學派相對立。這兩個學派是和兩位俄國大語言學家——哈里斯科夫大學教授波鐵布尼亞(1835—1891)與莫斯科大学教授弗爾圖納托夫(1848—1914)的名字相聯系着的。這兩位學者中，頭一位，極其重要的著作“俄語語法筆記”^②的作者，主要地是位句法學家，第二位，主要地是研究印歐語與斯拉夫語的比較歷史語音學問題，而對句法，他只不过是順便論及(在比較語言學普通教程^③和兩三篇文章中)。然而弗爾圖納托夫對以後的語法學家們的影響並不比波鐵布尼亞小。

波鐵布尼亞的語法體系建基於威廉·洪波爾特(1767—1835)和他的繼承者斯丹達爾(1823—1899)的學說之上；弗爾圖納托夫語法學說的出發點則是七十年代末在德國科學界形成的“新語法學派”(布魯格曼、奧司特高夫·列斯金、德里布留克、保利及其他等人)以及與該學派同一時代的觀點獨特的格奧爾格·

① 關於對布斯拉耶夫的語法觀點的批判，請看 K. C. 阿克薩克夫著“對布斯拉耶夫著‘俄語歷史語法’的批判分析”(K. C. 阿克薩克夫全集，第二卷，語文學論文，第一部分，莫斯科，1875年版)以及波鐵布尼亞著“俄語語法筆記”，¹主要是其第一卷。

② 波鐵布尼亞，“俄語語法筆記”，I—II，第二版，哈爾科夫，1888年。後面我們如再引用波鐵布尼亞的這部著作時，我們將只指出是取自何部(I—II，或III)與頁數(書名不再指出)。

③ 弗爾圖納托夫在莫斯科大学從1875/76學年開講的這一教程，經過他多次修改，並在他的監督之下以石印方法多次重版(見 A. A. 沙赫馬托夫編撰的弗爾圖納托夫生平紀略，載“科學院俄羅斯語言與文學部1914年活動的總結報告”中，彼得堡，1914年，第14—15頁)。我們這篇論文利用了這部教程的下列版本：1)比較語言學，常任教授弗爾圖納托夫1890/91年講義；2)比較語言學，常任教授弗爾圖納托夫1899/1900年講義；3)比較語言學(普通教程)，常任教授Ф. Ф. 弗爾圖納托夫1901/02年講義(最後的，未完成的一版)。下面引用此教程時，不再指出書名，只標出出版年代及頁數。

馮·德·葛貝倫茨的方法論。這兩個學派之間的重要的相似之點，可以說只有一個——那就是：對使語法與邏輯接近一事抱否定態度。但是這兩個學派對布斯拉耶夫學說的态度却有區別：波鉄布尼亞嚴厲地批評了布斯拉耶夫的學說，而弗爾圖納托夫，雖然在關於句子跟邏輯判斷的相互關係的基本問題上和布斯拉耶夫有着明顯的分歧，但在其他一系列重要問題上，例如在詞的語法分類原則上，他顯然是承受了布斯拉耶夫的一定的影響。此外，心理主義使弗爾圖納托夫和他的西方老師一樣，給句子下定義為“心理判斷”的文字表現，“心理主語”與“心理謂語”相結合的過程（“加上心理的這個修飾語的目的，乃是为了防止混淆從心理方面看的，在其形成過程中來觀察的判斷與以研究正確的思維的條件為己任的邏輯判斷”，《論語法教學》，第389—392頁）；相反，波鉄布尼亞却認為這樣的定義是空泛的，他拒絕給句子下一般性的定義（他說“時間相當悠久的語言的歷史應該提供許許多多的句子定義”），他要求在給句子下定義時指出句子在該種語言的歷史發展的每個階段上借以形成的那些形式手段（I—II，76—78）。對於波鉄布尼亞來說，心理主義乃是一種間接的哲學的前提，對他的語言哲學^①與韻文學^②的影響，比對他的語法理論^③的影響要大得多。

① 波鉄布尼亞：“思維與語言”，第二版，哈爾科夫，1892年（最初刊於1862年之“人民教育部雜誌”中）。

② 波鉄布尼亞：“文學理論筆記”，哈爾科夫，1905年。

③ 經過奧符夏尼柯-庫里柯夫斯基改造的波鉄布尼亞的學說，帶有鮮明的心理主義色彩。試比較他給句法下的定義是：“句法是語法的一部分，它研究在言語-思維的過程中詞及詞的組合的運用……”（“句法”，第1頁），給詞下的定義，詞是“……內容同語音組合及語法形式的結合體”（第5頁），他說“句法形式”（或者，另一名稱，“詞的句法運用”）是“思想的特殊的工作”（第7頁），句子是“思維的特殊的……形式”（第29頁），詞類是“思想的形式”（第39、42、43、45、47頁）等等。

波鉄布尼亞的學說跟弗爾圖納托夫的學說的尖銳對立，從引錄在下面的兩家觀點的對比中，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出：

波鉄布尼亞

“從聯系中孤立出來的詞是死的，它不起任何作用，不表現出自己任何詞彙特性，特別是語法特性，因為它沒有這些特性……這甚至根本不是詞，而是空洞的語音……人為的標本”（I—II，32頁）“其存在與功能可以不按意義，即不按它在言語與語言中與別的詞及形式的聯系來認知的形式，是不存在的”。（I—II，36頁）

“語法形式是詞的意義的要素，跟詞的物質意義是同類物……一個詞的物質意義與形式意義組成一個思想行為（акт мысли）”（I—II，第29頁）

弗爾圖納托夫：①

“語法包括兩部分：詞法和句法。詞法是從單個的詞與其他詞的關係的角度來分析單個的詞的形式，而句法則從單個的詞的形式在詞組中的運用方面來研究單個的詞的形式”。（1899/1900年版，第277頁）

“單個的詞的形式，如是表示句子中思想的這些對象對思想的另一些對象的關係上的差異的，叫做詞形變化形式……單個詞的另外一些形式，叫做構詞形式……由此可見，詞形變化形式表示具有這些形式的詞是句子的各種各樣的部分，而詞的構詞形式，則表示詞是思想對象的各種各樣的單個的標記。”（1901/02年版，第236頁）

“具有一個共同的形式，或具有意義上相關的數個形式的詞，就對這些形式的關係而言，構成一個詞的語法類別（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класс слов）……不可把單詞的語法類別和根據詞義的類別劃分的非語法類別（Неграммат.

① 本章引用的弗爾圖納托夫的話中，有些地方為了更明顯地對比出所比較的語法體系，打了着重點，着重點是我加的。——伯恩斯坦

“語法形式是意义,而不是“語音”。
(I—II, 第55頁)。

“在形式語言 (формальный язык) 中, 思惟与語法形式永不会断絕联系; 它脫离开一个形式, 就必定同时創造另一个形式”(I—II, 41頁)。

左边的論断跟右边的論断, 是这样的水火不相容, 就如同肯定形式与內容、語言与思惟的辯証的統一跟否定这种統一, 認為在思想的語言表現中形式与意义机械地綜合在一起这种說法互不相容一样。

上面引录的波鉄布尼亞的那些以論战的銳利的笔法用極其簡練鮮明的公式表达出来的論断(它們的构造是用的否定句形式, 这本身就已經是很有特征意义的), 証明波鉄布尼亞对語言

класс) 混为一談”。(1901/02, 第240—241頁)

“在術語的真正意义上講的单个詞的形式…乃是指单个的詞在說話的人們的意識中从自身分出一个詞的形式部分与基本部分的能力。詞的形式部分乃是詞的語音构成中能使这个詞的另一部分, 即基本部分的意义发生变化的那一部分, 这个詞的基本部分也存在于帶有別的形式部分的另外的一个詞或一些詞中”(1901/02年版, 第203—204頁)。^①

“在共同印欧語中, 那些沒有詞形变化形式的詞分为两种: 具有構詞形式的詞和某些沒有任何形式的詞”。(1901/02, 第254頁)

^① 例如 чита-ю, чита-ешь 中, ю, ешь 是形式部分, чита- 是基本部分。因此这些詞有詞形。但是在 хорошо 一类詞中, 无法分出基本部分与形式部分, 所以沒有詞形。弗尔图納托夫对詞形的这种看法是狹隘的形式主义的, 受到了后来的学者的批判。——譯者註

中形式与内容的統一有着深刻的理解。然而不能不指出，他認為單个的詞并不存在的論断却显然是錯誤的。奧符夏尼柯-庫里柯夫斯基曾正確地指出“這種看法是醉心于論証的結果...”（“句法”，序言，第22—23頁），^①而庫德里亞夫斯基原封不動地接受了波鐵布尼亞的這一論断，恐怕是不正確的。^②在本文的後繼各章中，我們將進一步探討語法分析中的弗爾圖納托夫的方法，那時我們就會清楚，波鐵布尼亞的論戰的鋒芒是指向把詞機械地割裂為兩部分——割裂為各具獨立意義的詞干與“形式部分”。這種觀點在波鐵布尼亞同時代的語言著作中曾處於統治地位，並在弗爾圖納托夫的學說中找到了鮮明的反映。

4.

我們比較詳細地對比說明了波鐵布尼亞和弗爾圖納托夫的某些觀點，這是因為彼什可夫斯基把這兩種語法體系當做自己的學說的基石。^③在一篇作為對“俄語句法”的註釋，發表於“俄語句法”第一版出書後不久的專門文章里，彼什可夫斯基把自己的這部著作看作是“為了使之與著者在大學讀書時所掌握的弗爾圖納托夫學派的基本論點不相抵觸...對波鐵布尼亞的體系

① 不過應該指出，關於單個詞的問題，奧符夏尼柯-庫里柯夫斯基對波鐵布尼亞的反駁（見“句法”，序言，第15—18頁）卻完全是心理主義的。奧符夏尼柯-庫里柯夫斯基以個人的思維現象為依據，而波鐵布尼亞則總是注意語言的社會功能，將語言看作屬於一個民族的互相交際的工具。請參閱波鐵布尼亞的論文“語言與人民性”，該文載於他的“文學理論筆記”一書中。

② 庫德里亞夫斯基：“評介奧符夏尼柯-庫里柯夫斯基著之‘俄語句法’第一版”。該文載“科學院俄羅斯語言與文學部通訊”第七卷（1902），第四部。

③ 這篇文章中對波鐵布尼亞的學說所做的評論，以及對彼什可夫斯基的語法理論的闡述，可拿維諾格拉多夫著“現代俄語”（第一分冊，關於詞的語法學說引論，莫斯科，1938年版）一書的第一章中的深入的研究來進行比較。

(以及与之極為接近的奧符夏尼柯-庫里柯夫斯基所做的通俗化闡釋)所進行的符合教學目的的加工”(“論文集”,第77—78頁)。對這個體系的出發前提所進行的對比表明,彼什可夫斯基給自己提出了一個任務,要解決這個任務只能用折衷主義的理論。現在甚至都難以理解,他怎麼能不發現弗爾圖納托夫的學說跟波鐵布尼亞的學說是根本互相抵觸的。這是因為當他寫這部著作時,這兩家的語法體系都被理解為一種“新的語法學派”,即“心理主義學派”,都是“邏輯語法”的對立派,而只是各具一些細微的差異而已。在當時,它們之間的微小的相似之處,比它們之間的鴻溝更為明顯。它們之間的分歧,是在彼什可夫斯基的著作出現以後(且在頗大程度上多亏了它的出現),當展開了關於“形式語法”問題的討論的時候,才被人們所注意。

彼什可夫斯基把自己的句法體系闡述了兩次——用了兩種本質上不同的理論。其中一種理論是表述於“俄語句法的科學闡述”一書的第一版與第二版(即增訂版)中(1914、1920年),另一種理論則見於第三版(1928年),即作者生前的最後一版。^①這兩種理論在俄國語言學歷史上都起了同樣重要的、雖然在內容上看各有不同的作用。

彼什可夫斯基最初的理論乃是獨立地與詳盡地制定的俄語語法理論,其立論根據是弗爾圖納托夫的普通語言學觀點。弗氏的普通語言學觀點主要表述於他在大學用的比較語言學講義中,——表述得多少有些公式化,而且是針對着“解体前期的共同印歐語的”波鐵布尼亞的著作(“俄語語法筆記”)則被彼什可夫斯基用做闡釋弗爾圖納托夫論述得過於浮淺或完全沒有論及的那些問題的補充根據。從另一方面來看,波鐵布尼亞的觀點

① 第四、五、六版,是第三版的翻版。

也影响了彼什可夫斯基的总的論点，它們和弗尔圖納托夫學說构成的基础掺杂在一起，这就使得彼什可夫斯基的學說帶有折衷主义的性質。

彼什可夫斯基在“俄語句法”第一版中所建立起来的体系，結束了寻找調和科学語法与学校語法的途徑的長期阶段；它确立了在十多年的時間內“形式主义学派”在語法教学中的地位。然而所获得的均势是不巩固的。1922年沙赫馬托夫的句法學体系原理發表了。^①它虽只部分地批判了“形式主义学派”的觀點，却無論如何是一种和“形式主义”尖銳对立，并就总的語义傾向来看跟波鉄布尼亞^②的學說相近的語法學說。沙赫馬托夫的句法体系原理的發表引起了对彼什可夫斯基的体系的重新审查，而第一个从事对他的体系的重新审查的人就是彼什可夫斯基本人。他还在1923年就开始作了一些局部的修改，^③并终于在

^① 沙赫馬托夫的句法观点最初曾由我根据他在彼得堡大学用的講义与口头的見解，在我的論文“沙赫馬托夫所闡述的句法基本問題”里表述出来，并加以評論。这篇文章載于“科学院俄罗斯語言与文学部通报”XXV卷中（1920及1922年）。在那篇論文中表述出来的沙赫馬托夫的詞类理論，正是彼什可夫斯基重新审查他創建的体系的出发点（請看“俄語句法”第三版著者序言中的引文）。沙赫馬托夫的“俄語句法”——一部未完成的与未經著者校訂的著作——是在他逝世（1920）后，由科学院出版的，共分两册印行分别出版于1925年与1927年。彼什可夫斯基在他的第三版中还不可能直接地利用沙赫馬托夫这部著作中包含有詞类學說的第二分册。

^② 請看我写的上面指出的那篇論文，第219、221—225、229、232、233頁。在利用这篇文章的时候，必須注意刊在“科学院俄罗斯語言与文学部通报”第26卷上的那个篇幅很大的勘誤表。下面我們引用这篇論文时，将只指出这样一些东西：版本的簡縮提示（Иорис, XXV）和頁数。此外并請参考B. B. 維諾格拉多夫在其“現代俄語”（1938年，第一卷）第一章中对沙赫馬托夫在其“俄語句法”中所闡明的句法观的評述。

^③ 見彼什可夫斯基“我們的語言”一書的教学法附录（第一、二版），莫斯科，1923，第96、98—101頁。